



纳凉

□潘玉毅

如果说夏天还有什么值得人期待的事情，我想纳凉应该算是其中一件。

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写过一首《纳凉》诗：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短短28字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古人夏日里消暑纳凉的生动画面来。许是天太热了，日头太猛了，诗人执着一根竹杖朝着树荫急急而奔，在画桥南畔觅得一处阴凉之地，支起胡床，高枕而卧，这一睡就是一整日。待一觉醒来，明月东升，船笛参差，池里的莲花暗香杳杳，让夏日的暑意减了几分。

唐人王维也有一首《纳凉》诗，描绘的则是山间隐士的“纳凉”之道：“乔木万馀株，清流贯其中。前临大川口，豁达来长风。涟漪涵白沙，素鲙如游空。偃卧盘石上，翻涛沃微躬。漱流复濯足，前对钓鱼翁。贪饵凡几许，徒思莲叶东。”那万株乔木、千条清流、豁达长风、缱绻涟漪，让人未见清风，凉意自生。我们不自觉地把自己代入到那个场景中：坐在涧石上，把脚伸进溪水里，不为洗，只为那水中的汨汨凉意。

其实，纳凉不只是古人的福利，现代人也有纳凉的习惯。夏天的热与从前相同，甚至比从前更热，白日里，知了喊个不停，流淌遍野。可惜的是，今人纳凉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空调房里呆着，而不是将自己放回大自然。如果时光倒退二十年的话，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

二十年前的人们是这样的——

白日纳凉，可躲树荫下。一碗凉茶、一把大蒲扇，就着三五只鸣蝉不成调的曲子，在没有空调的从前，这已是最高版的配置。若你生长在山野间，还可以戴上斗笠跑至山腰处，找一株寿命已达百十年长的老树，躺在树下或在

牵牛花在乡村一点都不稀罕。素常如一抔泥土随处可见，田间阡陌、菜园里、篱笆上、庭院中都有。谁都没有要去种它们，更不会像种庄稼一样精心照看。牵牛花的状态完全是自然的，如野草，春风吹又生。一转眼，噼里啪啦，牵牛花开成了一朵朵彩色的小喇叭。那也没有什么稀奇的，即使在孩子的眼里，牵牛花也比不上桃红。桃红可以染指甲，孩子最喜欢，却不好养。

城里的泥土稀少，除却公园、路边的花坛，就是人家阳台上的花盆里。花盆里竟然养着牵牛花，养花人很上心地侍弄，然后没事时总爱在阳台上对着牵牛花观看，笑盈盈的，一脸欣赏和满足。

牵牛花在日语里有着另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朝颜花。那朝颜，清晨花开，傍晚花谢。即便如此，日本人非常喜欢这种花，孩子读书时老师就会教他们怎样种植，甚至每年都要举办牵牛花展。与谢芜村曾为它写过一句深情的俳句：

树杈间望着天空发呆，也可在溪水边躲一日光阴，抑或在山间寻一处亭子，雷雨不来，尽可以呆到炊烟四起再回去。

对于孩童来说，最好的消暑方式莫过于戏水。江南既称“水乡”，河流纵横，沟渠甚多，孩童们多半打小就会游泳，当汗意透过毛孔蒸发将空气熏得变了味的时候，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一条小河、一个池塘，“翻江倒海”一番，好似凫水的鸭子，只露出半个鼻孔在水面上。此时，再胆怯的孩子，也已顾不上家中是否还有未做完的作业了。

夜间纳凉则有趣许多，庭院是人们最常呆的地方。暮色四合时分，虫儿出洞，蛙声四响，人们吃过晚饭，闲来无事，打几桶井水浇在脚上、地面上，让暑气随着“滋滋”的声响一点点散去，并将西瓜啤酒吊在井里，这样捞上来的时候就能多几分清凉味道。忙碌了一盏茶功夫之后，大人与小儿各自端着椅子、板凳出来了，因为天还有些热，风还有些熏，小孩子把背紧紧贴在“懒椅”上，凉意蹭得一分是一分。大人们也没有闲着，除了聊些家长里短的琐事，也不忘照顾孩子的情绪。于是，几个故事、几颗星星，时光慢悠悠地过去了，暑气也渐渐地消散了。待吃过井里的“夜宵”，回屋睡觉，这一日便结束了。

与山里人不同，枕水而居的人家则会在夜色阑珊时觅一条小船，问流水借点凉意。现在荷花开得正好，月光下赏荷别有一番味道。清人李渔曾言道：“荷叶之清香，荷花之异馥，避暑而暑为之退，纳凉而凉逐之生。”桨声欸乃，暑意尽褪。从“纳凉高树下，直坐落花中”到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”，变的是周边的环境，不变的是人心里头的自在。

牵牛花啊，一朵深渊色。

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，牵牛花因在不同的地方而相异。就像远离故乡的人手绢里包裹的故土，不仅可以缓解水土不服，也可以解乡思之苦，而对于日日与故土厮守的人，那泥土真的是稀松平常。也像常人眼里泛着光芒、为之生死为之堕落的金银财宝，到了茫茫荒漠里，不如一块绿洲给人以希望。谁会稀罕一碗水呢？可是，在荒漠，金银财宝只会成为拖累，而一碗水却可以救人的命。

再光鲜的绫罗绸缎穿在身上，寒风凛冽的冬日里，都不如一件朴实的棉衣来得实惠。风雨来袭时，再多的甜言蜜语，都不如撑开一把实而不华的伞为喜欢的人挡风遮雨让人温暖。

这个世上，没有无用之物，也没有无用之人。此处平常，彼处也许就珍贵了。所有的事情在于天时、地利、机缘。最毒的药可以去以毒攻毒。合适的时间，合适的地点，这自然的一切都可以成为“一朵深渊色”。

入帘青

□米丽宏

夏至以后，明亮的天光像瀑布一样倾泻在庭院里，亮晶晶，亮闪闪，亮晃晃，那种金属般的光芒，真让人心神不宁。

竹帘子，挂起来。

窗上卷一挂，门上垂一挂。竹帘缓缓放下，强光含吮其中。它滤去了尖锐，只留下熹微般的混沌。走进屋子，犹如走进初雪霏微的嫩阴冬日；时间，有了一种模糊感，温润柔软。

盆植妥帖，书籍散乱，小斋幽绝的味道？嗯，是的。

那种手工做的老竹帘，竹条之间有窄窄的缝隙，从实用的角度来看，宽窄刚好可以阻挡入室的蚊蝇。阳光，可趁机一道一道跳进来，在地上布下一道一道均匀的帘影。风情的百叶窗、琴键、自然的木栅栏，都是这般停匀。这移动着的影像，散发一种淡淡的文艺闲情。

坐在窗下读书、闲谈、做针线，一道一道的阳光照在身上，人一微动，便有一种迷离之美。窗外蝉声如雨如沸，窗内却寂然、悠然。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

帘外有南山，很美；“垂帘无个事，抱膝看凭山”，更美。我在小城，帘外没青山，只有一架葡萄从西面影壁后面串过来，藤叶缠成浓阴，遮去了半个小院。我爱在帘后，眺望葡萄架上的纷争与热闹。今夏葡萄结得稠，刚发紫那一阵，架上就来了头一波“客人”：蜜蜂、马蜂，嘤嘤嗡嗡；麻雀、白头翁叽叽喳喳喳喳。青葡萄成熟，客人们便不间断造访。它们在架上流连弹跳，低吟浅唱，议论家常。不知是哪个，还有个坏习惯：一颗葡萄啄咬两下，就换另一颗，一点儿也不知爱惜。可是怎么办呢？它们根本不会听从我的劝告，我也不舍得拿了棍子跳起来，追赶它们。

它们连同葡萄架，将那么丰满的青绿自然，隔帘送给我的眼睛和心灵，鸟鸣啾啾，蜂声嗡嗡，让我禁不住对生命沉静、灵魂活泼发一个深深感叹。

想起幼时，我娘总会在暮春时节，为即将到来的夏天做镂空帘窗。北方没竹子，做帘儿的材料是“高粱秆儿”。她取出往年攒下的一大捆，让我们帮她挑出又细又滑的那些，然后裁剪整齐，大针粗白线，一根根儿缝起来。她串一根，打个结儿，再串一根，再打个结儿，反反复复，很是耐心。打结儿干吗呢？我们诧异。娘说，留个小缝儿，好透风呀。我娘还讲究美观，两边儿针脚走的是直线，匀实又直溜；直线中间，走几个“葫芦”状。帘窗下摆，裁成波浪形。

天热起来的时候，撕去花格窗上的毛头纸，挂上“镂空帘儿”，有一种粗朴的雅致，怎么看都好看；帘动风来，石头屋子里凉爽，清透，有山居的味道。

我想，不知刘禹锡那“草色入帘青”的陋室，门上是怎样的帘？不会是“高粱秆儿帘”，想必就是竹帘吧。只是，他那帘子内外“往来无白丁”；我这帘里帘外，却是一个草根女人接地气的琐碎日常。听风，听雨，听鸟，听天籁；看云，看月，看绿，看云影。隔一挂竹帘，许多幽寂的怀古情趣跟他大约是相通的。

隔帘相望，是我每忙碌完一件大事后，为自己开的精神小宴。夏去秋来，竹帘高挂，我要一直挂到太阳的光芒暗下去，换成荷叶边的绒布帘儿。

“我学会了看，从此世界变美了。”这是德国作家黑塞的感悟。隔一道竹帘，去看，你看到的是隔中的透，实中的虚，静中的动；你触摸到的是生活的轻盈。一道帘，让时光舒缓、摇曳，生命无比宁静。

一朵深渊色

□耿艳菊